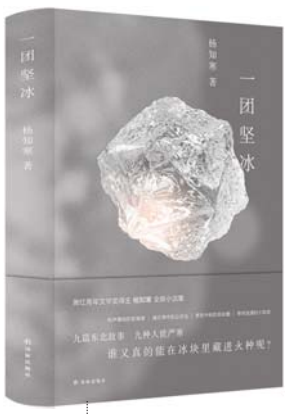
好看小说

冰天雪地里的人间故事

□侯擎昊

刚刚过去的八月，人民文学奖颁奖，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杨知寒凭借《水漫蓝桥》获得新人奖。此前曾获人民文学奖新人奖的作家，如路内、葛亮、笛安，如今都已成为文坛翘楚。1994年出生的杨知寒曾获萧红青年文学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等奖项，有着与年龄不符的丰富的文学经历：起先是从事网文写作，后转向纯文学气息更浓重的豆瓣阅读，再后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文学逆行者”，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



《一团坚冰》 杨知寒 著 译林出版社

杨知寒的获奖作品是《水漫蓝桥》，发表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后来收进了最近出版的小说集《一团坚冰》中。《一团坚冰》是杨知寒纯文学意义上的处女作，也是译林出版社“现场文丛”第六部作品。“现场文丛”由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批评的返场》作者何平主编，以瞩目汉语文学未来的可能性，推动中国青年文学图书出版为目标。书系勘探3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写作现场，鼓励文学探险和实验，旨在遴选世界文学视野的青年性和创造性的写作者。

在《一团坚冰》里，杨知寒从生长的母地——东北出发，讲述了冰天雪地里的人间故事。隐身寺庙的辍学少女、苦等搭档的落魄戏子、送走老虎的驯兽师、流连网吧的女教师……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冰天雪地里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正如《虎坟》一篇中的那句话，“这里，四月也下雪，冬季总是漫长得过不完”，每一个故事仿佛都发生在漫长的冬季里。

杨知寒是“东北文艺复兴”浪潮的接力者，看似失序而又自成圆满的底层人事是她着眼之处，但不同于先前已经成名的东北青年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杨知寒的文字中有一种女性作者独有的细腻。《一团坚冰》里的九个故事，或以女性为主角，或隐藏着一个女性核心人物。书中的每一位女性人物、每一个场景背后，都有着通顺的文本逻辑。《水漫蓝桥》开篇就写道：“老板娘是个浪漫的人，别看穿戴不咋样，浪漫是骨子里的一段魂，要不她也不能在嗑瓜子儿的工夫里，就把店名给定下，蓝桥饭店。”“浪漫”，不仅给老板娘定下了人物形象，也给整篇小说定下了基调。因此在后文中，虽然更多围绕老戏子刘文臣展开故事，但读者知道，老板娘这个隐藏的核心人物，一定也会有自己的故事线。果然，后来，老板娘和“我”在一起了，这也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老板娘这个浪漫的人，一定会拥有一个浪漫的故事。

《一团坚冰》所描写的东北女性，从姥姥到迟桂香再到瑞贝卡，年龄涵盖了老中青，场景也包含学校、网吧、小饭馆、马戏团甚至朋友圈，具有广泛性。杨知寒以九个故事组织起了东北女性的形象谱系，每一位读者或多或少都能从其中看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一个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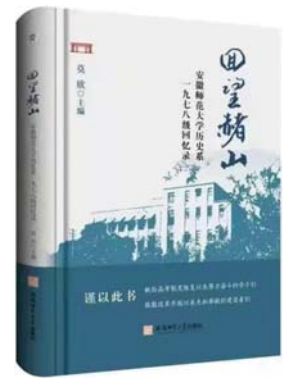
东北的女性折射出的，其实是女性的东北。过去关于东北的文艺描写，多集中在三个方面：老工业基地的干劲、经济转型之后的落寞以及近年来电影里常见的冷酷案件。但这些，在杨知寒笔下都不明显。杨知寒笔下的东北，是女性的，是剥离了时代等宏大叙事的单纯的冰天雪地，是冰灯，是糖葫芦，是寺庙里即将融化的雪。当然，这只是从《一团坚冰》这一本书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女性只能写非宏大的题材。此前的东北女性作家，如萧红、迟子建，她们的写作超脱了女性身份，但她们比较早期的作品，如《呼兰河传》《北极村童话》，的确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性别特质。

《一团坚冰》里，即使触及黑暗阴冷的话题，也往往被杨知寒用女性的笔法化解。《瑞贝卡》中，网名瑞贝卡的李小瑞在最终走投无路即将选择自我终结时，杨知寒用了一段细腻的话语描写她当时的状态：“她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哭，找不到人来陪伴自己，事实恍如天启，天启又是最后的判决，她发现自己这么多年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爱人也没有，一个家人也没有。坐在关了门的商场门口，手机上最后一个群聊因她卖安利也已将她踢出。瑞贝卡似乎走了很长一段旅程，到终点只发现一个个孤零零的告示牌：此路不通。”从“被踢出群”到“看到告示牌”，细腻的描写让李小瑞的孤独真实可感。

剥离了时代背景和宏大叙事之后，《一团坚冰》的东北故事变得更有“普适性”：这是东北的故事，又不仅仅是东北的故事；这可能是更广阔的时空里每一个人都经历的故事。“东北”像是一个母体，在杨知寒笔下，孕育出更多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也是女性的。

杨知寒是女性的，她笔下东北的女性和女性的东北，给时下正兴盛的“东北文艺复兴”注入了新的血液。从《一团坚冰》的写作中，可以看出，在未来，杨知寒并不会局限于“女性”“东北”这两个关键词，她会写更多的人、更广的地域，正如批评家何平所说的那样，“目前能看清楚的，就像一个好的演员，至少她有很宽、很‘广谱’的‘戏路’”。

回忆录



《回望赭山》 莫欣 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代的缩影 无悔的青春

□杨乐

《回望赭山》一书，记录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两个班共90位同学的生活成长经历，满怀对师生之情、同学之谊、校园生活的回忆，将“年龄跨越三个年代”“求知欲特别强”“和老师们的感情最深”“毕业后的成绩最突出”的90人大家庭以不同视角呈现给读者。

历史注定这个集体不同于以后各届：他们为圆梦高考，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夜晚挑灯夜读，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年龄相差悬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与舞象之年的青少年同班；他们求知欲特别旺盛，手不释卷是许多同学的日常写照；他们与老师的情谊“在今天的本科生中已经是难得一见了”；他们毕业后的成绩突出，从教从政从商都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他们每五年一次的毕业聚会雷打不动……

笔者被感动的同时，三个问题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第一，内部差异悬殊的集体为何宛如一家？第二，老师为何与他们“关系最亲”？第三，如何看待这个集体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如果将其视作高考恢复之初大学生群体中的一个样本，对问题的解答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脉搏。

一方面，相聚于赭山的90位同学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即书中所言——在一般人理想破灭的时候追求理想。共同的精神追求拉近了心理的距离，同学之间亲密无间，整个年级凝聚为“年级共同体”。无论求学期间“七仙女客栈”对同学家属的热情接待，还是毕业之后黄忠超同学抱病为每位同学刻章，无不是“年级共同体”情感的流露。另一方面，他们求学之时恰逢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处于名师云集的“鼎盛时期”，各位老师或风度翩翩、或温和儒雅、或自信可亲，但诲人不倦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而全年级“个个踌躇满志，人人上进好学”的学风与不唯书、不唯上的思考激励着老师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出众的老师与优秀的学子携手向真理前行，师生的相互成就造就了“师生共同体”。这两个“共同体”才是同学们宛如一家、师生“关系最亲”的主要原因。

社会学将人们在社会结构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称之为“社会流动”。适度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正向功能。在高考中止的年代，青年学生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有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等寥寥几种。其结果是人才缺口巨大、社会活力受到抑制。1977年恢复高考即国家重启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良性结果随后逐步显现，大学生毕业之后在各自行业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人才缺口，日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从微观角度看，本书的主人公通过高考跳出“农门”而改变命运；从宏观角度看，高考意味着社会流动的渠道面向大众重新打开，进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深层活力的迸发。这与书中“不仅在于那一年我们自己的命运有了改变，也在于从那时开始中国社会迈向进步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滞过”的观点不谋而合。

《回望赭山》折射出的是时代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印记，这个集体的人和事是时代的缩影，映照出时代的点滴，90位学子于1978年金秋相聚于赭山之下，从那时起，他们谱写的青春之歌便汇入了中国前进的华美乐章之中。

艺术人生

好音乐为什么越来越少

□王小峰

《听见天才：塞尔唱片和独立音乐的故事》是一本唱片人的传记，如果你对唱片业有一些了解—尤其是对英美唱片业比较了解的话，那么它非常值得一读。斯坦先生不仅通过塞尔这家独立唱片公司的兴衰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唱片业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讲述了很多从业经验和教训。如果你是一个唱片业的从业者，或者你是从事任何工作但对流行文化有兴趣的人，那这本书太有启发性了。

《听见天才：塞尔唱片和独立音乐的故事》 [美]西摩·斯坦 [法]加雷思·墨菲 著 余永黎 译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不知道用手机听着流媒体长大的一代，看这本书时会不会有工厂的车工看《天工开物》的感觉。传统唱片业已经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那些传统唱片业时代造就的台前幕后的英雄也已逐渐变成古老的传说和陌生的符号。在点击、流量为先的数字时代，老一代听众会感叹造乐工厂的没落，再也听不到像过去那样精彩的音乐了；新一代网民则只是更关注他喜欢的艺人能红多久，能带来多少热门垃圾话题填满他空虚的心灵。至于音乐给人们带来的美好和感动，早已变得不再重要，人与音乐的关系只要能变成社交媒体上的炫耀就够了。

不管老一代和新一代听众在欣赏音乐习惯上有多大分歧，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好音乐越来越少。这个事实总是在某些音乐事件成为公共话题时被人顺带拿出来浮皮潦草地讨论或感慨一番，以证明自己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审美，但人们从未真正思考过，为什么好音乐越来越少。是因为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吗？好像不是，全世界的音乐院校在招生时都门庭若市，所有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在艺术方面有出奇的造诣。是因为从事这门艺术工作的人缺乏天赋吗？好像不是，既然想踏进音乐殿堂的人排成长龙，那么最终经过一番残酷的淘汰会把天才们留下。那是因为数字时代音乐变成免费午餐，让音乐人失去创作动力了吗？好像不是，从事音乐行业的人一直有增无减。那是因为我们能想象到的音乐表现形式和优美的旋律都被前人创造出来，现在的人再找不到新的创作空间了吗？当然更不是，人的创造力从来就没有极限！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西摩·斯坦在这本书中，从一开始就在强调唱片人最核心的生命力——A&R，即艺人与作品。可以说，唱片公司变成一部强大的不停运转的机器，都是建立在“艺人与作品”的基础上，它就是发动机。当“艺人与作品”停止运转，唱片业就变成一堆废铁，最多能吸引硅谷或者华尔街的资本家廉价收购回炉。但资本家才不会管艺人与作品的重要性，他们只想称一称这堆废铁还能卖多少钱。

我们听不到更新的好音乐是因为“艺人与作品”这门手艺在资本化的数字时代被弱化甚至消失了。那么，什么叫“艺人与作品”？斯坦是个最典型的从事“艺人与作品”这门手艺的唱片人，他所做的并为之疯狂的一切都在解释这个概念。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些，不妨从斯坦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如果迫切想知道答案又没有耐心把此书看完，那么，我可以简单地打个比方，唱片公司的“艺人与作品”这个部门，或者说后来演变成一种挖掘、培养艺人的运作模式，无非是伯乐找到千里马，把最有才华的人推向成功，唱片公司要设置重重关卡，提升门槛，只有通关的人才有可能成功。这是铁律，一个艺术与市场结合非常完美的标准，二者缺一不可。

当那些严厉的、手持艺术标尺的伯乐如今换成手欠的点击爱好者，你看到的就是一群在大草原上狂奔的野驴。

好在“艺人与作品”这门手艺还没有完全失传，正如斯坦先生所说：

我希望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到热门歌曲是如何被发掘，明星又是如何诞生，以及我们是如何靠音乐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赚钱的……天才常有，但总得有人发现他们，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归根结底，音乐世界的运转靠的是发掘才华横溢的人和伟大的作品，这是制造音乐炸药的两种核心成分。

未来，西摩·斯坦们会回来的。

（摘选自《听见天才：塞尔唱片和独立音乐的故事》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